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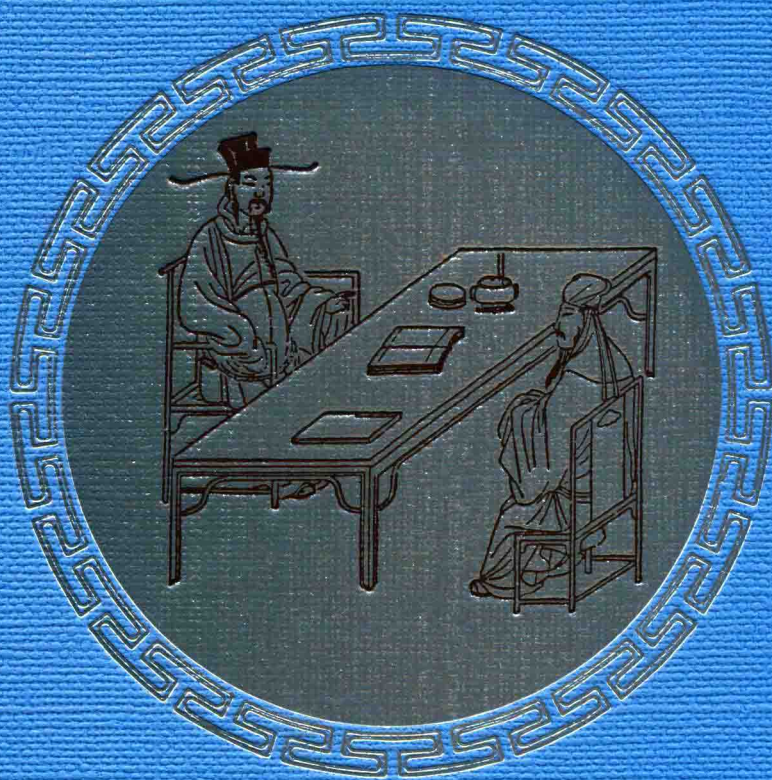
韋力 著

海豚出版社

覓理記

【下】

中國宋明理學大家
遺迹尋踪



覓理記

【下】

中國宋明理學大家
遺迹尋踪

韋力 著

海豚出版社

曹端：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曹端被视为明代理学的开端，刘宗周把他看得很高。《明儒学案》中录有刘评价曹的这样一段话：“先生之学，不由师传，特从古册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于造化之理，而以月川体其传，反而求之吾心，即心是极，即心之动静是阴阳，即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变化，而一以事心为入道之路，故其见虽澈而不玄，学愈精而不杂，虽谓先生为今之濂溪可也。”

刘宗周说曹端的学问没有师传，就是在大量翻阅古人著述时得到的感悟，其感悟之高让刘宗周觉得他几乎可以跟理学的开创之人——周敦颐相仿佛。这句评语足够高大。

而《四库全书总目》提到曹端时则称：“明初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而端又开二人之先。”四库馆臣称明初的三位理学家——曹端、胡居仁和薛瑄是纯儒，同时又说，这三人中开风气之先者是曹端。

从个人履历来看，曹端天生就是搞理学的料。《明史·儒林传》中是这样介绍曹端年轻时的所为：“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质之父。及长，专心性理。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叹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著足处，两砖皆穿。”

曹端在五岁时看到了河图洛书，而后就向父亲请教这种图的奥妙，等他长大之后，专读宋代理学家的名著。他认为天地间的奥妙都被理学所涵盖，于是认真研究相关著述，写字台下面的地砖竟然都被他的两脚磨出了大坑。

相比较而言，《明史》中的这段记载，不如查继佐所撰《明书》为详：“五



曹端墓碑

岁随父归，一老人出见《河图》《洛书》。还，画地质父，父异之，乃命端学。十岁通《孝经》《论》《孟》《学》《庸》诸书，十一读《尚书》，十二读《诗》，十三读《礼记》，十四读《周易》，十五读《春秋》，十六尽读《通鉴纲目》、《周礼》、《仪礼》、诸子百家书。”

从年龄上讲，《明史》和《明书》相同，起始时间都是从曹端五岁开始，但《明史》上没有说曹端从哪里见到了《河图》《洛书》，而《明书》中则是说是一位老人拿给他看者。不知这位神秘老人何以有一双慧眼能够看得出这个五岁小孩将来会是理学的重要传人。

《明书》上说曹端回家之后就向父亲请教《河图》《洛书》所包含的宏大思想，令父亲也觉得这个儿子有可能是块好材料，于是就在这方面教他如何入门。《明书》中则详列出了曹端从10岁到16岁，每年都读了哪些儒学的高头讲章。

读到这段排比句，特别让我联想到了《孔雀东南飞》上的“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当然，刘兰芝是女流，而曹端是具有潜质的理学大家，他对这些生活琐事不感兴趣，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儒学经典的研读上。从理学观念上来看，曹端遵奉的仍然是程、朱理学。陈来在《宋明理学》一书中称：“曹端继承了朱熹的思想，认为‘太极’就是‘理’。他说：‘太极，理之别名耳，天道之立，实理所为；理学之源，实天所出。’”

但从传承而言，曹端仍然是从周敦颐的观念来下手，比如他也探讨孔、颜乐处，《明史》中录有曹端这样的话：

“孔、颜之乐仁也，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颜渊不违仁而不改其乐，程子令人自得之。”在这里，曹端的结论是：孔子和颜回乐的是仁。

然而《明儒学案》卷四十四《诸儒学案上二》，所录曹端的原话与《明史》上有字句上的差异：

孔、颜之乐者，仁也，非是乐这仁。仁中自有其乐耳。且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颜子不违仁而不改其乐。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乐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乐也。不违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乐者，守之之乐也。《语》曰‘仁者不忧’，不忧非乐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说破，欲学者自得之。

关于孔、颜所乐何事，是理学的著名命题，最早提出者乃是周敦颐。在这里，我再把周敦颐《通书》中的这段原文引用一遍：“颜子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

周敦颐的这句话是用反问式的说法提出来：颜回那么穷，为什么还那么快乐？而后周敦颐说：颜子是见其大而忘其小，但颜子究竟乐的是什么内容，周敦颐没有给出答案。而后的二程也继承了这个著名的命题，他们也拿此话来问弟子，虽然弟子有这样那样的答案，但二程也没有公布出标准答案。

而李书增、岑青等主编的《中国明代哲学》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个著名的疑问：“至于‘孔颜乐处’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乐’的究竟是什么，什么是‘至贵、至富’，周敦颐在《通书》中也没有说清楚。这实际上是要人们安贫乐道，学‘颜回所好之学’，富贵‘不爱不求’；贫贱‘不改其乐’，安于现状，而不反抗。无所企求，不要改革。”曹端把孔、颜所乐者视之为仁，对此，陈来先生在《宋明理学》中评价到：“曹端把孔颜之乐解释为仁中自有之乐，是合乎程颢《识仁篇》的思想的，与程颐反对把乐理解为对于某一对象的乐也是一致的。”

陈来先生认为，曹端把孔颜之乐解释为仁，符合了传统的程、朱观念，并

且曹端的这个符合可以说是给出了理学史上这个著名问题的明确答案，而这个答案有着很高的价值在：“‘求孔颜乐处’本来是道学创立初期用来与辞章训诂之学相对立的口号，表示人的学问应当摆脱浮华文辞与烦琐训诂，追求精神的自由与发展。但是，就儒家文化的终极取向来看，‘乐’并不是儒者精神发展的目的，乐只是儒者达到最高人格境界（仁）而自然具有的内心状态之一。仁可以包括乐，但乐却无法包容仁。若把精神的和乐愉悦当作人生全部精神发展的唯一目的，就仍然预设了一种追求自佚的动机，与追求感性快乐的快乐主义在终极取向上仍不能完全划清界限，也无法与佛家、道家划清界限，从这个方面看，曹端坚持仁的本源性，坚持仁是儒学的最高的完满的境界，是符合儒学传统的。”

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者，那就是曹端坚定地认为：一个“理”字可以涵盖宇宙的一切。《通书述解》卷下中记录了曹端所说的如下结论：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人物得之而为人物，鬼神得之而为鬼神。吾圣人之道，则合高厚而为一，通幽明而无间，语其目之大者



曹端祠内新塑的曹端像

则曰三纲五常。而其大要不曰中则曰敬，不曰仁则曰诚。言不同而理则一。

曹端认为，充斥在宇宙间的就是一个“理”字，俗语所说的“三才”——天、地、人，如果得到了这个“理”字，就能体现出真正的本来面目；除了“三才”，鬼神得到了，也同样能够成为真正的鬼神。而后他在这段话中又讲出了遵奉理学的要则，就是敬和诚。

对于“敬”字，曹端最为讲求，他曾说：“吾辈做事，件件不离一‘敬’字，自无大差失。”曹端认为，如果按照“敬”字来做事，就不会出什么大差错。

黄宗羲对曹端所强调的“敬”字最为推崇，其在《明儒学案》中评价到：“先生以力行为主，守之甚确，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于外者，盖立基于敬，体验于无欲。其言‘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的大路’，诚哉！所谓有本之学也。”

虽然曹端对宋代大儒有着膜拜式的推崇，但有些问题上，他也有着自己的见解，比如他对《太极图说》的解释。从表现看，曹端的基本思路是叙述了朱熹的观念，但是关于太极是否有动静这个问题，他却跟朱熹的观念相左，他的这段著名论述出自其所撰的《辨戾》一文：

先贤之解《太极图说》，固将以发明周子之微奥，用释后生之疑惑矣。斯而有人各一说焉。有一人之说而自相齟齬者焉。且周子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则阴阳之生，由乎太极之动静。而朱子之解极明备矣。其曰“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尤不异焉。及观《语录》，却谓“太极不自会动静，乘阴阳之动静而有动静耳”，遂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与之一出一入”，以喻气之一动一静而理亦与之一动一静。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化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今使活人乘马，则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驭之何如耳。活理亦然。

曹端的这段论述在后世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他在这段话的前半段复述了朱熹的观点，他赞赏朱子所言确实很完备，然而他在读到朱熹的《朱子语类》

时，又发现朱熹对于《太极图说》的叙述却跟以往相反。朱熹在《语类》中做了个比喻：“理”乘着“气”，就如同人骑着马，马如何行动，在马上的人也跟着同样地有行动。而后得出的结论，则是“气”的动静与“理”的动静相同。

针对朱子的这段比喻，曹端提出了个疑问，如果骑在马上的是个死人，那“理”不也就成了“死理”了吗？如果是活人骑马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能够主动地驾驭马的前进或者停止，而死人就不可能。因此说，如果“理”和“气”的关系用人骑马来形容，那应当区分出是活人骑还是死人骑，因为这两者关系很大，而朱熹却没有将两者区分开来。

因此，曹端认为朱熹的这个比喻有问题，为此曹端得出的这个结论被陈来先生评价为：“曹端这个思想就理学史来说是有其理由的。二程把理规定为气之动静的所以然，这种内在地支配气之运动的理，并不是死理，而就朱熹在论太极动静时用的‘乘载’观念而言，并不能反映出理或太极作为气之动静的所以然的思想，因而曹端的这种修正对朱熹理论上的问题是有所见的。”

王蕾在其所著《养性理而务躬行——明初理学巨擘曹端思想研究》一书中，专门用一个章节来论述历代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比如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说：“曹端（号月川）见出濂溪之意实是‘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之生由乎太极之动静’，此是也，但以为朱子之注语亦是‘明备’而‘不异’乎此，则非是。彼不解朱子注语之背景。至于彼以为濂溪所言之太极是‘活理’，是也，但以为朱子注语所说之太极亦是活理，至《语录》才成死理，则非是。此关涉到一最根本之问题，即对于道体本身之体会是也。”

牟宗三以二分法来评价曹端的这段论述，他首先认为曹端的观念是本自周敦颐的原意，但曹端却怀疑朱熹的注语，牟认为这正是曹端的问题所在。牟认为曹误会了朱子注语的背景，所以，曹端的这句话其实是没能理解朱熹的原意。

而钱穆先生也认为曹端的这句话是误读了朱熹的《太极论》。钱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说：“朱子乘马之喻，特谓理必载于气，气必载理而行，月川

看呆了，遂有死人乘活马之疑。因疑此理亦是死理。但朱子言理气，主要在言宇宙自然界，故有理弱气强之说，若使宇宙自然界，理之乘气，亦如活人乘马，出入行止徐疾，一由乎理之驭之，则此宇宙自然，当已一切尽美尽善，更何待乎人之赞育？老子言道生一，庄子言道在太极之先。正贵天道自然，不烦再有人为。天地人生只是一气之化，而此便是道，正因有活理驭之也。朱子则谓天下未有无理之气，而理却不曾造作，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而气又必不违乎理。故理与气，必当合而观，又当离而观。无极而太极，此太极指理。太极动而生阳，此太极乃是指气。故曰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也。”

钱先生认为，朱熹的那段比喻重点是讲“气”载着“理”，而朱子在这里所说的“理”“气”关系，重点讲的是宇宙法则，所以这没有“活理”和“死理”的问题，因为朱子所讲都是“活理”。

曹端为何要强调朱子比喻的人和马的关系问题？其实更深层的意思则是要讲解“理”“气”的关系问题，因为“理”与“气”是一体者还是可以两分者，这也是理学的一个重大议题。那么，曹端思想中的“理”“气”关系是一体还是两分？对此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钱穆先生认为曹端的观念是“理”“气”一体，钱先生说：“月川所疑，盖因过分看重了理气之合而为一，而不曾细看得理气之可离而为二也。”

钱先生认为，曹端之所以怀疑朱子所言，就是因为曹端过分地看重“理”“气”合一，而朱子的比喻恰恰说明了“理”“气”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为二。为此，唐宇元在《论明初曹端的理学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说：“曹端与朱熹虽然都承认理是绝对的，是哲学的最高范畴，这可以说，曹端还是以理为绝对的理学家。但就理的本身来说，曹端与朱熹是扞格的。朱谓理是万物的极致、准则，是万物变化的所以，而曹端说的理，是同气‘浑融’‘未尝有异’，是为一体，故这个理的内涵外延，同朱熹说的理也就不尽一致。”

唐先生认为，曹端的问题就是把“理”看得太绝对了，而朱子虽然也认为“理”是绝对的，但朱子同时认为“理”是可以变化的，然而曹端却不承认这

一点，这也正是曹端与朱熹的观点有差异的地方。

对于曹端的这种将“理”绝对化的思想，侯外庐等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也有这样的认定：“曹端所着意的，是周敦颐‘千载不传之秘’的太极论，曹端所论的太极，其用心在于强调太极是绝对的本体。他不同意朱熹把太极与动静、理与气看成是二物的说法，而认为太极自能动静。他用唯心主义思辨方法，论证理是气以至万物的主宰，也并不是透彻圆融的。就在他论证的过程中，他所谓理气‘一体’、理气‘未尝有异’，理驭气等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的。”

曹端的这种认定会在理学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王蕾在其专著中称：“作为朱学人物的曹端，通过委婉曲折的办法，直接就理学中心的理气问题，提出了‘与朱子不同’的理气一体，这不啻是从内部对朱学造成了裂缝。事实上，当曹端理气一体提出之后，即对稍后的薛瑄、罗钦顺等人，就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但从历史上看，也有人认为曹端的思想中，“理”“气”并非一体，而同样也可二分者，黄宗羲就持这个观点。他在《明儒学案》中称：“先生之辨，虽为明晰，然详以理驭气，仍为二之。气必待驭于理，则气为死物，抑知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黄宗羲明确地说曹端依然是二分法，因为不论是活人还是死人，都会涉及到人和马的关系问题，而这个关系也就指的是“理”和“气”。

对于黄宗羲的这个判断，袁尔钜先生也是这么认为者，他在《论明代的理学和心学》一文中说：“（曹端）提出的‘理驭气’说来修正朱熹的‘理乘气’说，却使理气二元化色彩更浓了。朱熹在理气关系上，本一再强调理为气本，气之先，为气之主。显然把‘理’作为最高和最基本范畴，经曹端解释为‘理驭气’，却成了两物之一体，开了明代理气为二的先声。”

虽然有这样截然相反的认识，但曹端的这段话却对理学的发展而言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李书增等先生所著的《中国明代哲学》一书，对于这段争论给出了如下的总结：“曹端继承了朱熹‘太极只是一个理’的思想，太极与理同为



曹端祠残破的祠堂门上写着“忠忠忠”

本体范畴，二者处于同等地位。然曹端敢作《辨戾》，对朱熹理气说提出异议，仍不失首开新风。”

曹端除了对理学的贡献，他对后世的另一项影响就是排斥佛老。关于这件事，《明史》中说：“事父母至孝，父初好释氏，端为《夜行烛》一书进之，谓：‘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从之。”曹端的父亲曾经喜欢佛教，而曹端却予以了规劝，他跟父亲讲：佛教的“空”跟道教的“虚”，都非人的本性。父亲听了他的劝告，不再读佛书。

曹端排佛的观念是哪里来的呢？《明史》中有这样的记载：“端初读谢应芳《辨惑编》，笃好之，一切浮屠、巫觋、风水、时日之说屏不用。上书邑宰，毁淫祠百余，为设里社、里谷坛，使民祈报。年荒劝振，存活甚众。”原来他是读了这么一部书，从此之后就排斥一切跟佛教、道教有关的事情。

《曹月川先生遗书》卷九中说：“余二十岁得是书，如获重璧，昼夜诵习，力行不怠，虽寝疾出外，未尝释手。盖喜其明正道辟邪说，粹然一出于正者也。”原来曹端是在20岁时看到了该书，自此之后，他就不遗余力地排斥佛、道两家，比如他在《夜行烛》中说：

或曰：佛、老之道清静，如此固非凡俗之所及，今子不恶凡俗而恶佛、老，何也？端应之曰：《易》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佛、老以不夫妇为清静，则天地不如佛、老之清静矣！然使天地如佛、老之清静，则阳自阳，而阴

自阴，上下萧然，常如隆寒之时矣，万物何自而生哉？万物不生，则吾族固无矣，彼佛、老之徒亦能自有乎？且万物生于天地，而各具一天地生生之理，故有胎者焉，有卵者焉，有勾者焉，有甲者焉，原其所以，莫非阴阳造化之道也。是故，圣人顺天地之理，制夫妇之义，使生生而不穷。此所谓参天地而赞化育也。

相比较而言，曹端一生最为致力处仍然是弘扬理学。《明书》中引用了大司马彭泽对曹端的评语：“我朝道学之传，断自浞池曹月川先生始。”《明史》中则进一步地点明了曹端在明初理学中至尊的地位：“洎明兴三十余载，而端起崤、浞间，倡明绝学，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

曹端墓祠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乡曹滹沱村。此趟寻访之旅，总体来说颇为舒适，因为朋友安排得很是周到。本程的寻访，是以山西的运城为中心，而后每天一个方向向四周辐射。可是福兮祸之所存，头一天晚上开始身上发冷，骨关节也痛，本打算第二天一早6点起床到南渑池去寻曹端之墓，然所订到太原的机票是上午11:50，这么短的时间内，显然难以完成任务。此时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改变计划，将机票改为下午2:30飞北京。下楼买药吃后近一小时出一身大汗，略感轻松，早上起来感觉身体较为清爽。

驱车驶出运城，驶上高速路，南行近五十公里，翻越中条山，跨过黄河进入河南境内。早起开窗即见下雨，出门时雨已停，车在山间低速蜿蜒往折，路面湿滑，车速提不上去。很庆幸昨晚改变计划，否则匆忙往返，不是找不到墓，就是赶不上飞机，如再出点儿其他麻烦，则更难设想。

昨夜上网细查了曹端墓祠所在具体地点，然而百度地图却难以查出进乡后如何通往村的道路，而谷歌则比此略为详尽，但高速口却没有去往乡的道路，看来只能到时再想办法。

车到平陆县运三高速结束。既然叫“运三”，那就应当是运城到三门峡，而实际到了平原县则改为209国道。绕过三门峡市再转上310国道，行驶十余

公里，从三门峡车站驶上连霍高速，行47公里，从城北侧穿过渑池县县城五公里见环岛左转。路边有警察在查大车，向其请问曹滹沱村走法，警察说：“前面还有一辆车问这个地方，你们是一起的吗？”

看来有人捷足先登，也来拜访曹端之墓。但我感觉这种可能性很小：除了有旅游景点的名人墓祠外，其余我找的地方极少能看到他人。然我还是希望除我之外，还有人能够再记起他们，说起他们。

南驶三公里进村，向一妇女打问，其称祠堂已上锁，必须找到曹家后人才能开门，并且告诉我曹家后人曹中秋在村中所住位置。按其所说，找到此家，门是虚掩着，推门进入先闻狗叫，接着走出一老太，向其请问曹中秋在家否，老太称在外打牌。司机跟她说我从京而来，特地来拜访曹端墓祠，老太答应去给我找人。可能是下雨的原因，气温骤降十几度，再加上有风，在外站了不足十分钟就浑身打抖。曹家门旁的梧桐树已开花过半，看着一串串的紫花在风中摇曳，我企盼着今日所访能一切顺利。

曹滹沱村很小，看上去仅几十户人家。曹家院门的门楼用砖砌就，而棚顶只是支着两块预制板，与四邻相比，此户看上去家境似乎差一些，院门外盖着猪圈。

十几分钟后，老太带回了曹中秋。他看上去约七十岁上下年纪，是位朴实的农民，老太说他是三队的队长。同时还跟过来几个比他还老的老头。我说明来意，他们表示曹端的墓和祠堂都能看到。说话间，几位老人转身就在前面带路。我本想请他们上车，然而车上还有另外的朋友，显然难以坐下他们这几位，于是就没有张口，而我也没有上车，跟着老人步行。

其实仅走了二十余米，就来到一个院门口，抬头一看，门楣上的金属字写着“曹滹沱文化活动中心”。在门口，曹中秋拿出一大串钥匙，进入院后，他又要打开会议室的门，连试数把钥匙仍未能成功。司机接过钥匙，将几十把通试了一遍，还是打不开。这期间我问了数次“在这里看什么”，然其当地口音让我还是不明就理。其中旁边一位老者说：“这里面摆着曹端的生平介绍，想让

你先看这个。”

关于曹端的生平材料，其实我已经搜集了不少，但此刻我不能说“我不想看这些”，因为这是他们的乡贤，我对此当然要表现出高度的尊重。然而一大串钥匙试了一遍，还是无法打开大门，这倒给我找到了借口，于是我提出：可否先去看曹端的墓祠，等打开门后，我再进里面去学习。我的提议得到了众人的杂然相许，曹中秋让另一老者上车带路，众老人跟在车后行走。

这种走法虽然有些滑稽，但到了这种境地，也只能如此。好在车开出不到20米，就是这段水泥路的尽头，司机说不能再前行了。车上的老人并没有坚持让往前开，眼看着前面不足半米宽的田埂路，把车劈一半都过不去。看来老大爷们没这个概念，而司机也绝不冒这个险，于是众人只能下车。

刚刚前行了几米即是下坡路，再前行二十余米有新修的五六步石台阶，台阶上即是几亩大田地。老者介绍称：这上面全都是曹家后人的墓地，中间偏东位置即是曹端之墓。与之并列的西边，老人介绍称是“曹端之子之墓”。老人这句话中连用了两个“之”字，这让我体味到了古语仍在民间使用。

曹端的墓碑是清嘉庆年间补刻者，碑冠上刻着“皇清”两字，让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碑上刻着大字“明理学月川曹夫子墓”。田地上的几个墓丘看上去都像新坟，老者解释称：是因为坟丘太小，近期刚往上垒了土。台地上有几棵古柏，余外新补种了几百棵小树，高不及人腰。

老者自称名叫曹留学，我向他确认大名是哪两个字，他响亮地跟我说：“就是出国留学。”其称自己87岁了。能如此接受新生事物，倒让我觉得自己少见多怪。他自称是曹端的第21代。能遇到曹端的后人，当然也是件幸运之事。

看罢墓地，他带我转过小坡前行三十余米，即在一片破烂倒塌的房中来到曹端祠前。祠占地面积很小，像普通的农家院，是这一片倒塌房屋中唯一的像样建筑。老人解释称：是新近修建的，但此处的确是曹端祠的原址，原先村小学占此祠堂，前些年搬了出去。我向他请教为什么此处的四邻全成破烂之屋，